陳翅銳律師受任黃光銘君常年法律顧問啓事

本律師茲受任黃光銘君常年法律顧問後如有侵害黃君之名譽信用營業財產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負保障之責此啓　事務所博物院路二十號　電話一二一七四

小言

莫明其妙

（旁觀客）

中日和戰問題、傳說不一、有謂磋商已就緒者、有謂會議將決裂者、以就緒論則和已定矣、以決裂論、則戰不免矣、然而不然、自來中國政府與外人之交涉、大抵讓步爲多、而對人民一方面、諱莫如深、假如某約已定議矣、日簽字矣、人民茫然無所知、猶以爲政府不忍喪失權利、大聲疾呼、示作後盾、孰不知政府方竊笑、擬人民蠢如鹿豕、但事過增遷、不獲已而將內容宣布、人民始諤然而噪曰、此事殆成議於若干日之前耶、此次和戰問題、固不如是、而道路傳聞、意夷一是、細察雙方情形、若隱若現、若諧若否、實令吾民莫明其妙矣、讀者疑吾言乎、請拭目以俟、

特約通信

國聯調查團漢行記

（民俊寄自隆和次輪）

國聯調查團于一日晚逕乘隆和輪赴漢、記者適奉調服務該輪、故就沿途見聞所及、拉雜記之、

調查團既定赴漢、外部即電滬怡和總公司、囑將隆和輪緩開、並勿售客票、因該輪艙位頗多、可敷分配、然該輪仍照常開出、惟大菜間及特別官艙則僅售至南京、迨抵下關、時爲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時、距調查團預定啓程期之四月二日午、尚有二日、南京怡和大班、遂電滬反對延擱、因每日須損失一千五百兩也、外部招待處聞息、託中國旅行社轉商、結果採折衷辦法于一日晚九時起行、而損失費則可不計、於是調查團之日程、乃臨時變動矣、

此番國府拚定招待經費爲十萬元、然聞迄今已用去七十餘萬、其中頗多不可究詰者、如浦口車站一燈綵牌坊、電流等皆路局供給、僅搭遊費聞報銷至四百餘元、他可知焉、

團員連中日雙方隨員共有八九十人、大菜間及特別官艙、猶不敷用、一部中國隨員、遂暫屈居官房、團員中有女子二人、一爲張祥麟夫人、其一則外部女秘書陳夫人、陳夫人嫁小玲瓏、應對其間、宛若遊龍、中國代表團中有張祥麟王廣圻顏德慶趙鉄章諸氏、奔走酬應、殊忙、日代表團中除吉田外、有鹽崎、渡久雄諸人、然皆索居寡出、與外人亦幾不甚接談、即一日三餐、亦團坐一隅、不與外人共桌也、

新聞界中、中國方面或以私人名義、或代團中職務者、共有四人、即戈公振廖執中朱少屏張磐孫分居二室、日本記者據悉祇二人、係屬朝日及大阪每日新聞者記者曾繪其室見彼等揮寫甚忙、船開後徹夜未眠、日者有時則憑窗遠眺、稍憩又俯首疾書、團員行李甚多、有三百餘件、特由外部商中國旅行社派有職員及小工照料、登輪時提送、費時甚久、並將隨輪往返、備達浦口時、即可裝置車中、聞一切俱係義務、不取分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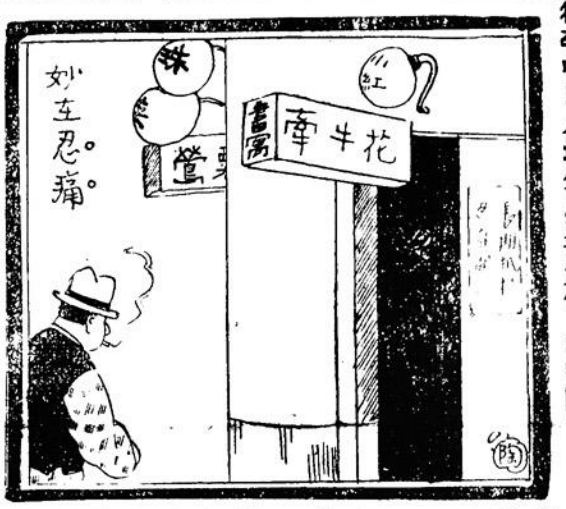
中國隨員中、專理庶務者、爲外部科長劉蘭孫、及津浦路局課長黃殿揚、其中有顧川孫者、謂爲顧維鈞氏之姪、現代外部參事、

李頓爵士人頗長、性殊深沉、初上輪時、因一文具箱誤置他處、頗滋不悅、趙鐵章乃大急、幸不久即於行李堆中覓得、然諸人已滿額是汗矣、

行李中日人最少、無甚冗件、如中國某氏、所閱物一大篋、即說部閒亦達三四十種、又有自行車一輛、不知屬諸誰何、亦攜同往返、上有英界照會爲一八四六五、

章委員馬柯迪伯爵、因在滬曾攖小疾、似未全愈、終日惟坐甲板上清閱文件、或與秘書閒談、情致頗暇逸也、法克勞德將軍頂髮禿、狀頗威猛、而德希尼博士、則純學者態度、時見顧維鈞氏應對其間、雍容瀟洒、以外交交際上言、顧博士誠不愧爲一漂亮人才也、

輪過蕪湖時、約清晨五時餘、歡迎之樂隊鵠候已久、一時齊奏、驚人夢中、晚間十時經安慶、見三北公司躉船、張標語甚招商醒頭一帶、臨時添燈多盞、光耀如晝、輪抵時軍樂齊鳴、歷時甚久、輪上亦以汽笛三鳴答之、



邏輯新聞

▲國難會議閉幕、政府仍回南京、洛陽行都、有停止辦公說、可望徹實（洛陽專訊）

▲歐報對蔡戟顏揄揚備至、爲中國宣傳上之光榮、

▲國聯調查團抵漢、本報有詳細專員通訊請注意）、

▲汪精衛來滬、勸孫科入京、并授郭泰祺外交機宜、已于昨日正午返京、

▲僞國發行郵票、以未得世界承認、滿洲境外、仍用中國郵票、三月以外、即將告罄、

▲僞滿實行鴉片專賣、年可收入二千萬元以上、

▲稅警連附方傑、護送國稅鹽款四萬餘元赴蕪、中途刼逃、

▲民國日報盤踞民報、館址仍舊、

▲江灣葉園、據葉子衡報告、損失約二千餘元、

碎錦零紈

廣寒宮之客談

（泫泫）

國難會議已決定在洛陽舉行、而會場亦已確定爲廣寒宮、此三字富有歷史的肉感、令人著憶唐明皇時代不置、

廣寒宮之大殿、年久失修、國難會議祕書處、以三千元包工葺治、僅白粉黃漆、已用去多桶、將來各會員蒞場時、必覺滿眼鮮明、場之大、可容五百人、場後有二亭、均古代建築、一爲主席團辦公室、一爲主席團休息室、場左有聯貫之洋房十餘間、昔爲吳佩孚駐節處、一時有太上政府之號、今則指撥爲祕書處辦公所、

會員宿舍、則指定前第九團營址、距會場約半里、爲洛陽唯一之大房子、本備爲國民政府行署、茲特先假與國難會應用、全部房屋、約二百餘間、每間置鐵牀一二、佐以寫字檯茶几數事、形狀略如上海之三

馬聞

孫科原名孫帝科

（阿鈍）

總理之哲嗣孫科先生、爲總理之獨子、故綽然爲當世所重、近有人遊中山縣之翠亨村、於正宅樓下、見一紅色布匾、爲中山先生結婚時之紀念品、上有句云、「慈命長男名帝科」、客因往謁中山先生之姊、詢之曰、此帝科是否即哲生君、孫姊頷曰、然、此乃家母之意、家母生前、信北帝甚虔、故欲以其長孫、歸嗣於北帝、以示祝禱、吾弟中山、素孝母、不敢拗、遂取爲哲生之乳名、當時人頗驚愕、以爲皇帝在北京、海南乃有人敢以帝爲名耶、某戚且因此來勸、吾弟一笑置之、不爲動、直至哲生成童後、須入塾、始易名云云、孫姊今年七十一、貌與中山極相似、款客殊殷勤、紅茶而外、佐以餅餌、且談風甚健、力讚乃弟之早慧、又宅中有一招待員名陸祺、隨從中山先生甚久、暮年不能工作、哲生令代司宅務、月酬以二百金、是日亦衣長衫、與客談中山逸事、言時頗眷戀不置、

墨餘

建都豈同兒戲

（毅會）

據汪精衛院長說、爲要長期抵抗、所以遷都到洛陽去、又恐洛陽不妥、更有張溥泉先生的主張、把西安設爲陪都、東京西京、不圖在青天白日之下、重復出現、連現存的南京北京、合成東南西北都是京、主張馬雀救國者、其道大行、然而京城活動如此、長期抵抗就靠得住了嗎、

最近忽然又有人主張、說長期抵抗不必遷都、於是又想搬還南京、我想問當初我軍困守淞滬時、恐怕淞滬的敵人大砲、一轟轟到南京、所以政府急急忙忙的搬場、現在我軍退守第二線、敵人的蹤跡、比較又近些南京、反而說長期抵抗、不必遷都、聽說現在遷回南京之議、是政府授意國難會員提出、即再照辦、那麼當初的烏亂、豈非多此一舉、

國家的建都、是建國的唯一重要事情、豈能東南西北的隨便設都城、洛陽行都之外、添設陪都、尤爲可笑、曾見劉復有一信給張繼、對於陪都一節、實能先得我心、摘錄數語於後、藉以補充我說所不及、

溥泉先生道鑒、（上略）今政府諸公之創陪都說者、謂將作長期抵抗也、乃抵抗未見、而於陪都則亟亟遷遷焉、是猶强寇在門、爲家主者揚言拒寇、陰實逾垣而逃、天下滑稽之事、有過此者乎？其意若曰、失遼東千里於一旦、不足惜也、付閘北於一炬、不足惜也、即淪首都於賊手、付守護陵寢於白川、亦不足惜也、今日可倘徉於洛陽、明日可逍遙於西安、更至明日、尚有哈密迪化在、中國誠大矣、竊恐如此退去、亦終有推車撞壁之一日、而政府諸公乃覺未能見及耶？（下略）

詩證

纏夾詩話（四）

纏夾二先生說、清明時節紛紛雨、不限定浦東人口中雨落之雨、又非毛毛之雨、應該包刮煙幕、騰騰、新奇古怪之彈雨、路上行人嚇脫魂、飛機盤旋在頭頂上、尤其坐在火車中、不免要魂兮歸來、借問寃家何處有、此義含意甚廣、凡是具有敵對性的、都可呼爲寃家、舊本誤作酒家、諒是杯朋友之醉貪筆了、揀塊媽媽發財去、這一句乃開北新貴之口號、斷非一般洋盤小開所能了解者也、

□樵夫君鑒承賜國難中之南通一稿、幸感盛意、惟所指之某老、年逾八秩、似不必復加營議也、特復（記者）

病後新藥　白濁斷根丸（每瓶一元）

本堂胡劉醫士素擅岐黃於花柳一科尤見精妙在申應診三十餘年早已遠近信服並特製白濁奇効藥品兩種一曰淋濁通利丸專治花柳毒症及溼熱下注尿道刺痛有解毒止痛通竅利溼之功一曰淋濁滋養丸專治久胃虧精滑腰痠體軟精關不固淋濁不止服之能滋腎養精功效異常　上海二馬路石路西　誦清堂醫藥室啟